

宴

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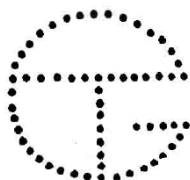
麗時洲



宴

小說文庫④——鄭時洲著

珠璣出版社
印行

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夏

著作人：鄺 時 洲
創辦人：胡 文 顯
發行人：馮 蘭 英
編輯人：胡 文 顯
校 對：馮 立 煌

編	號

發 行：珠 璣 出 版 社
社 址：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 101 巷 13 號 2 樓之 1
社 長：馮 俊 嶺

電 話：(07)7470736 2618713

郵撥號：0416419-5 胡文顯戶

登記證：[REDACTED]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3805 號

印 製：立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 533 號

電 話：(07)7518779

定 價：120 元 特價 100 元

初 版：[REDACTED] 76 年 11 月 12 日

目錄

我子、我夫、我父…… 三

——代序

宴…… 一九

歸…… 三九

貪…… 五三

手…… 六九

賭…… 九五

後 記	路	歸	祭	嫉
.....				
二 三 三	一 七 一	一 四 七	一 二 九	一 〇 九

宴

小說文庫④——鄭時洲著

珠璣出版社
印行

我子、我夫、我父

——代序

我子時洲來電要我為他這一本小說集寫序，我思考再三，竟遲遲無法下筆。

時洲是我的第二個兒子，從小體弱多病，時常半夜抱到診所求治，猶記一次凌晨看病回來，叫不到三輪車，風雨又大，在沒辦法的情況下，我揹著他滾燙的身軀，上面覆蓋了一件雨衣，一步一步的踩著泥濘回家。

也許是天意，本來應該是走右邊的路，那天却走了左邊，一輛載貨大卡車轟隆轟隆自後衝來，切過右邊的路，墜入大河溝中。

如果我們走右邊，我和我子就在河溝，大卡車身下面了。

我子讀書時，被狼狗在左腿膝蓋處咬了一口，傷痕不大，却有得狂犬病的顧慮。為了安全，帶他四處求醫，後來覓得狂犬病預防疫苗，分幾次從我子脊椎處注入，才得以寬心。

我子當兵時，因胃出血跡像住院，未幾，所住宿舍又遭火回祿，驚得我和他母日夜禱告，求天祈福，賜我子平安度過劫數。

七十一年，我子定居高雄，多次要邀我和他母親前往同住，我們思考再三，均以婉辭。

我和他母均已六十多歲的人了，生活上不需依賴，工作已呈退休狀態。孩子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、圈子，我和他母適應不來，偶爾去玩玩即可。

這二十年來，我子沉迷於寫作，整日與文學為伍。他的興趣，做父母的我們予以尊重。

要我寫序，我只能要他牢記：

玉不琢不成器

鐵不鍊不成鋼

人不學不成材

在這日趨競爭激烈的社會，努力是惟一成功的本錢，我子再接再厲

！（鄺滄波）



八月三十日，我夫獲得高雄市文藝獎，前往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接受蘇南成市長的頒獎，看他站在台上，臉上漾著歡欣，得意的笑容，內心不禁湧起無限的心酸與感慨，他就是一個如此容易忘形、單純的人。

思緒拉回民國七十一年，當時我已離開了工作多年的餐廳會計一職，手上抱著才一歲多點兒的小女兒，身邊成天跟著讀幼稚園大班活潑好動的兒子。

有一天，我夫下班回來，臉色出奇的難看。

「怎麼了？」我知道他工作的這個單位，女人出奇的多，他成天就

活在一大堆的閒言閒語中，心境高低起伏瞬間，變化多端。像往常他下班一樣，我遞了杯茶給他，隨口問他：「又有什麼是非了？」

我夫一句話不吭，埋首在沙發中。我想他是累了，把女兒放入搖籃，輕聲交代兒子別去吵他爸爸。下廚房去弄晚飯了。

「月香，你來一下。」

在抽油烟機的哄叫聲中，我似乎聽到我夫在叫我，隨手關掉瓦斯爐、抽油烟機，洗了手出去。

「你叫我？」

「嗯。」他點點頭，擺了一下手。「你坐。」

看他的神情，顯然發生了事情，我的心立刻慌亂起來，會是什麼事？讓一向好勝心強似坦克車的他，表現得令人如此不安。

「我失業了。」

「唔。」就這短短的四個字，像一記悶雷轟得把我打進五里雲霧中。怎麼會呢？工作不如意，收入還可以維持家計，為什麼不幹了呢？

正想開口問原因，却見他扭曲了臉部的肌肉，有些歇嘶底哩的。

「我受不了！這種日子，我受不了！」

「好吧！」我改變了口氣。「不幹也好。」

空氣冰凍了好一會兒，他的情緒已逐漸平靜下來。

「往後怎麼辦？」

這是一個我們四口之家必須立刻面對的現實問題，由他口中提出，我一時却不知如何回答，看來，我也六神無主了。

我夫除了工作之外，尚有兼差及稿費的收入，雖然不多，手上還有點積蓄，至少目前還不會斷炊。

「我們明天開始找工作。」

「妳？」他訝異的表情，顯然是針對我的回應。

「我還年輕，扛這個家，我也有責任。」

他沉默不語了好一會兒，再度開口。「兩個孩子怎麼辦？」

「兒子送回爸媽家一陣子，女兒託鄰居。」連我自己也驚奇自己的

決定如此快速。「等事情告一段落再從新安排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我夫伸手握住我的手。

我甩甩頭，硬擠出一絲笑容，這個時候，怪他什麼都不合時宜，所以，不必多說。

其實，我夫今日會如此，我早該預料到。他的個性忠厚、秉直，剛烈又容易衝動，不會做人圓滑，很容易就得罪了人。

湊巧得很，當夜我夫空軍服役時的一位老友打電話來，他開了一家成衣廠，專門從事外銷，賺了不少錢。知道我們的情況，立刻邀我夫婦倆去他工廠做事。

我夫當包裝組長，我負責會計工作。包裝組是做什麼的？我們一些概念也沒有，可是既是「長」，待遇也不錯，在這節骨眼上，可以了。

第二天，我夫老友碰面時，熱烈的和我們握手。當下，就帶我們到各自的工作地點。

會計是我的老本行，做來駕輕就熟，只是心裡不時惦念著我夫工作

情形如何？兒子在爸媽家有沒有頑皮？女兒有沒有哭鬧？

一到下班時間，我火速衝到我夫工作的地方，呀！我當時真的就失聲叫了起來，因為那畫面着實把我嚇了一跳。我夫渾身汗濕得扛著一大包衣服，朝包裝台上扔。他一向沒做過粗重工作，回家來不是看書，就是寫稿，聽音樂，這粗活今日竟落在他身上，兩眼淚水不聽指揮的滑落下來。

夜晚，我夫動彈不得的躺在床上，我雙手輕輕的替他按摩，工作八小時，加班四小時，一天下來，他整個人彷彿變了形。

「別去了！你受不了的。」我低聲勸他。

他閉著眼睛，搖了搖頭。

「我就就好了，你在家帶孩子，一個月寫幾篇稿子，不就抵這份薪水了嗎？」

那一夜，他在床上翻來覆去沒睡著，我躺著却醒著。天明，我即跳起，自己準備上班，堅持不准他再去。

我流著淚求他。

「你做不來的事，何必強求，想想這個家，如果你不慎受傷倒下，只怕我再也無法扶持你了。」

他哭了，我第一次看到他像個孩子似的，哭得那麼傷心、無助。

一個月後，他接受南部朋友的邀請，出任國語日報語文高雄中心的教務副主任。教學與寫作正是他所長，我和他都雀躍萬分，立刻決定辭去會計工作。

可是，他匆匆南下就職，家裡就剩下我和孩子，午夜夢迴，恐懼與不安立刻把我裹得緊緊的。

我夫每星期休假一天，夜車來·夜車去，我發現沒有他在身旁的日子，竟是那麼的難挨難度。終於，在這種身心交戰掙扎的情況下，我生了病。

我的病一發作時，腿痛得無法站立，而且延伸到背部，我想；是否大去之期來也？可是孩子還那麼小，我夫還需要我陪伴，想著想著就抑

制不住的痛哭失聲。

有一夜，實在忍受不了，打電話向他訣別，電話一接通，却哭得稀哩嘩啦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又是匆匆忙忙的，他利用手上的一點錢，在高雄買了一間小套房，說是十坪，其實八坪不到，廁所、廚房、臥室全在一塊兒。把我和孩子接去住，而北部的家，除了比較重要的東西，其他的就原封不動鎖在那兒。

說也奇怪，我人一到南部他身邊後，那種刻骨銘心的疼痛竟消失的無影無踪，但他仍不放心，堅持帶我到醫院做檢查，確定沒什麼後才放了心。

在小套房生活的日子裡，我們一家四口藏不得一點兒私，生個氣也沒辦法，成天人碰人、臉對臉。

幸好，他的工作很愉快，朋友、同事之間亦相處得極為融洽，最重的，他一直没有放棄他的寫作工作。

他常說：「寫作可以稱得上是我精神寄託，外快的來源。」事實也是如此，幾年下來，我們節儉過活，一點一滴的存下辛苦進來的一分一毫。

有一天，他下班回來，神秘兮兮的對我說：「哎！我發現住在這棟大樓的人都不是普通人哩！」

「噢！」我心裡覺得好笑，這種小套房大部份都是住職業比較特殊，這個木頭人，怎麼今天才發現？！

孩子一天比一天長大，我們都認為，這種環境不適合居住，決定買一間公寓，順便把台北的東西搬過來。

幸好，那一年政府重新開放銀行貸款，自備款很少，我們很順利的把家完完全全的安頓妥當。

喬遷請客那天，不太會喝酒的他，喝得滿面通紅，他大聲的嚷，舉起杯子：「我今天太高興了，我能和這麼多好朋友聚在一起！」

真的！我和我夫深深的體會，人生能逢知己好友，真的是千杯嫌太